

精忠報國

朱華高◎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精忠報國

朱华高◎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忠报国 / 朱华高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27-06065-9

I. ①精… II. ①朱…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
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3553 号

精忠报国

朱华高 著

责任编辑 贺飞雁
封面设计 圣立文化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1522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65-9/I·153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是一名爱好阅读文学作品的无名之辈。但是自不量力，心比天高，自中学时代起，就梦想有一天能当一名作家。几十年来，这个梦一直未破也一直未圆。

1995年，因感于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动了将岳飞这一家喻户晓的抗金英雄的英雄事迹和蒙受的“莫须有”之冤写成电视剧的狂妄念头。在此心潮涌动下，开始搜集有关史料。1995年5月13日，将已收集到的一些史料作为文字记录，以备查。1995年6月19日动笔写成电视连续剧《精忠报国》（原名《岳飞》）写作提纲。6月24日，完成了写作提纲初稿，1998年5月23日脱初稿。边写边调整结构、剧情。而今的初稿，共三十集。写作中，有时很顺手，有时很艰难。最大的难题在于我忙于工作，很少有闲暇静下心来闭门爬格。最充裕的时间就是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有时，写得很顺手时，却必须搁笔忙工作，因而思绪时断时续，本来就浅薄的文字功底更显得力不从心。

由于自己的文字功底太浅以及对历史的陌生，初次提笔便写对我来说是如万里长征似的“鸿篇”，更加之时时公务繁杂，私事频频，故这个在体内躁动的“婴儿”竟然用了三年才“分娩”。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我坚持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究其动因，当然少不了朋友们不断给我的鼓气，希望我不要半途而废。同时也是剧中人物在时时无形地推动着我，越写越感到非把他们写出来不可。这期间也有一些朋友劝我何必自找苦吃：你写得还好吗？你写出来有人看吗？有人用吗？你有钱将它推向社会吗？知道吗？现在“触电”难呢！他们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我最终毫



不回头地走自己的路。不管怎样，将她生下来再说，畸形儿也罢，不逗人喜爱也罢，社会不接纳也罢，生下来再说！我就怀着如此信念，将她“生”下来了！

今后怎么办？

今后再说吧！

作者

1998年5月23日



目 录

序	001
序幕	001
第一集 岳飞出世	001
第二集 岳飞拜师	012
第三集 岳飞娶亲	023
第四集 京城武考	035
第五集 枪挑梁王	049
第六集 金人入侵	062
第七集 靖康国耻	074
第八集 岳母刺字	084
第九集 初捷青龙山	096
第十集 干戈化玉帛	106
第十一集 牛皋成亲	121
第十二集 刘豫之死	127
第十三集 保驾牛头山	134
第十四集 保卫岳家庄	143
第十五集 解困牛头山	154
第十六集 击鼓黄天荡	168



第十七集	秦桧变节	177
第十八集	怒发冲冠	185
第十九集	金人再侵	195
第二十集	汤怀自刎	204
第二十一集	王佐断臂	212
第二十二集	陆文龙归宋	222
第二十三集	大破连环马	232
第二十四集	伪诏发金牌	242
第二十五集	岳飞蒙冤	252
第二十六集	莫须有罪	262
第二十七集	东窗毒计	273
第二十八集	风波含恨	283
第二十九集	南宋称臣	295
第三十集	秦桧之死	305

序 幕

杭州西湖畔。春暖花开，春风明媚，游人如云。

岳王墓。岳飞、岳云，张宪塑像及墓地庄严肃穆，塑像高大。秦桧、张俊、万俟卨及秦桧妻王氏跪在岳王墓前的塑像显得卑劣渺小。岳王墓两侧是苍遒有劲的匾对，上联：“千年臭秦桧”，下联：“万代芳武穆”。

如画的西湖。深沉广阔的蓝天。肃穆的岳王墓地。岳飞、岳云、张宪、秦桧等人的塑像交相出现。主题音乐起。

随着主题音乐，岳飞的塑像由小到大，渐渐化作一座破云的丰碑。丰碑化作身着元帅铠甲神采威武的岳飞头像。头像化作坐骑白马、手提金枪、英姿飒爽的战将岳飞。身后两面杏黄大旗，一面大书“岳”，一面刺绣“精忠报国”。大旗在风中猎猎飘动。

(字幕现) 电视连续剧 精忠报国

随着字幕，渐次现出滚滚的黄河波涛，巍巍的泰山极顶，深邃的蓝天，广阔的大海和《精忠报国》剧目片断。

随着画面和主题音乐，主题歌起：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歌声深沉，凝重、悲壮、激越。

歌声终。

第一集 岳飞出世

(字幕) 北宋末期。河南汤阴县岳家庄。艳阳天。

岳家庄大院。院内院外，挂红结彩，喜气洋洋。年近半百的岳和穿戴崭新整齐，站在大门口对陆续到来的宾客笑脸相迎，拱手相请。

宾客甲：“恭喜恭喜！”

岳和：“盛情盛情！”

宾客乙：“岳员外半百得子，可贺可贺！”

岳和：“奉承奉承！里面请，里面请！”



岳和卧室。岳母半卧坐于床上，坐月穿戴，身边有一襁褓。襁褓中露出一张乳气未干、安详静睡、讨人喜欢的小脸。

岳家一女仆进房道喜：“安人，今天来给小官人贺三朝的客人不少哩！”

岳母：“嗯，凤儿，出去好好招待客人。”女仆答应一声，喜盈盈退了出去。岳母用手指轻抚婴儿，脸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岳家客厅。宾朋满座，喝酒吃饭，喜气热闹。仆人来往穿梭侍候。

岳和进客厅。众宾客起身同声贺喜：“贺岳员外半百得子！”

岳和满面春风，拱手答谢：“感谢各位光临！”

众人齐应：“多谢盛情款待！”

岳家后花园。园虽不大，也不显豪华气派，但花草树木不少，花圃整齐有致。庭园颇具乡村自然朴素风味。

众宾客饭后在花园内漫步赏花。两人一对、三人一堆，指点评说。

花园门口廊上，并排放着一对古香古色的大花瓶。几位客人停步在花瓶前，齐声道：“嗬，好一对花瓶！为何空着，岂不可惜！”岳和答：“这是我安人临产前一天买回的。打算养金鱼，正值安人临产，整日忙碌，还没来得及贮水养鱼。”

说话间，轰隆——突然一声惊雷。众人吃了一惊，抬头一看，不久前天空还是骄阳高挂，不知何时已黑云压顶，天色阴晦。

宾客甲：“要下大雨了。我们就此告谢！”

岳和：“天有不测风云。我也不便强留。照看不周，多多包涵！各位慢请！”

众客人纷纷告辞。

黑云铺天盖地而来，顿时天昏地暗。刚才热烈喜庆的气氛一扫而光。狂风大作，摧花折枝。四处门窗被吹得乒乓作响。仆人跑进跑出，关门闭窗，一片慌乱。

大雨倾盆而至。盛开的鲜花顿时凋零。含苞待放的花蕾被摧残遍地。

岳和慌忙奔进卧室。岳母紧张地抱着襁褓坐在床上。岳和来至妻子床边，安慰道：“莫怕。疾风骤雨，来得猛，去得快。片刻就过去了。”

惊雷一声接一声。闪电一道接一道。哗哗大雨越下越大。

后花园，地面起水。花圃被雨水冲刷成一条又一条小沟。一些花草、小树被连根冲翻。遍地花蕾随水冲走。

卧室内。岳和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不时望着窗外的大雨咒骂：“鬼天！这鬼天！”

岳飞声嘶力竭地啼哭。岳母望望丈夫，看看孩子，更紧紧地把襁褓抱住，不停地祷告：“神仙保佑，大雨快过去吧！”

仆人岳安奔进屋来：“员外，不好了！黄河决口，洪水来了。一些人家被水冲走了！”

岳和一惊：“什么？黄河决口？”一下冲出室外。

后花园，花圃已经不见。平地洪水漫滚。一对花缸孤单冷清地停在房廊上。

黄河。滚滚河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一些房屋在洪水中淹没，垮塌。一些人在洪水中挣扎，被吞没。

岳家大院。岳和奔进屋，对惊慌失措的家人道：“洪水来了，各人快法逃命，死里求生吧！”众家人哭喊慌乱。有的抱木箱，有的爬上大木桌，有的抱房柱，有的跑进跑出，各自纷纷逃命。

岳和卧室。岳和将岳母扶起，披上衣服。岳安匆匆进来：“员外，你和安人怎么办？”

岳和：“别管我们。你自己赶快想法！”

黄河。洪水奔腾不息。更多的房屋，树木被淹没冲毁，更多的人在水中挣扎，哭嚎，被吞没。

岳安：“员外，花园里那两个大缸可坐人。你和安人可一人坐一个。”

岳和：“行。快，去看看！”

岳和、岳安扶着岳母来到缸边，在花缸中各放一床棉垫。岳飞母子被扶进一个花缸坐好。洪水渐渐淹没花缸底部。

黄河。河水波涛翻腾。涛声咆哮喧嚣。

后花园。岳安扶岳和坐进另一花缸。洪水越漫越高。岳安站立在洪水中。

岳和：“岳安，快上房，抱着房柱！”

岳安：“员外，不要管我！”

洪水越来越深。花缸渐渐浮起，慢慢随波逐流。



岳和：“岳安，快上房！”

岳安：“员外，别管我！安人，你们多保重！”

黄河。哗——一排巨浪翻卷而来。一座房屋在巨浪中垮塌。

后花园。岳安被洪水淹没半身。一根大圆木漂来，岳安紧抱圆木。岳安随着圆木，渐渐被冲走。

洪水中。岳和坐在花缸中，用一只手拉紧岳母坐的另一个花缸缸口。两个花缸在洪水中慢慢漂流。

岳安抱着圆木，被洪水冲来，望见岳和，高声呼喊：“员外，安人！”

岳和高声呼喊：“岳安！”

岳安抱着的圆木超过岳和，向前漂去。

波浪翻滚。一个巨浪打来，将岳安吞没。

“岳安——”岳和嘶声高喊。

圆木从浪中钻出。岳安已不见。圆木平静地向前漂流。

洪水的力量在尽力地试图将岳和和岳母两个花缸冲开。岳和紧紧地扳住岳母花缸缸口。

岳母满脸泪痕，哭喊岳和：“员外！”岳和对着妻子，心情平静地道：“安人，天意难定，鬼神莫测。我将此子托付与你。万一我不在，望你保全岳氏一点血脉，我虽葬身鱼腹，也能瞑目！”

岳母擦擦泪，语气坚定沉着回答：“员外放心。我如能保住岳氏血脉，一定好好教导，不辱岳家祖宗。”

一浪涌来，将两个花缸分开。两个花缸在洪水中渐渐拉开距离。岳和呼唤：“安人保重！”岳母哭喊：“员外！”

一个巨浪打来，岳和的花缸顿时被冲翻。人同花缸一齐沉没水中。岳母嘶声呼喊：“员外！”

黄河水恶浪滔天，翻卷咆哮，滚滚向前。

（字幕）河北内黄县麒麟村。清早。

王明庄院。一派庄院宁静气氛。

王明正坐客厅。仆人王安送茶进来。正在此时，忽听外面高声喧嚷，王明一惊：“外面何事闹闹嚷嚷？”

王安：“黄河上游泛洪，冲下不少灾民灾物。村民在河边打捞物件。”

王明：“走，去看看。”

黄河边。

远远望去，黄河曲折而来。近处，洪水已失去奔腾咆哮之势，满河洪水在静静流淌。

河边。一群村民正在抢夺箱子、房木等随水漂下的物件。两个村民正在各不相让地争夺一口箱子。

村民甲：“这箱子是我捞起的！”

村民乙：“是我最先看见的。捞箱子我也出了力！”

争夺中，箱子被拉开。一些金银珠宝从箱子中掉在地上。众村民见状，呼啦一下围上去，你抓我抢。

洪水中，断续漂来各样物件。不时有一二具尸体及死猪、死羊随波漂流。一些村民正忙着打捞物件，身边堆放着一些打捞起的什物杂件。王明见状，摇头叹息，对身边王安道：“这年头，不是兵荒马乱，就是虫灾洪涝。不知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王安望见远处一件东西漂来，上面有许多鹰鸟搭着翎翅，好像凉棚一样盖在半空，便指着对王明道：“员外请看，那些鸟好不奇异？”

河中东西渐渐流近岸边，却是一只大花缸。王安用一竹钩，将缸钩到面前。鹰鸟鸣叫四处飞散。

缸内，岳母一脸憔悴，靠缸昏沉，怀中紧抱襁褓。岳飞小脸红润，安详甜睡，一幅逗人喜爱模样。

王安对着花缸呼叫：“妇人醒来，妇人醒来！”

岳母微微睁开眼睛，艰难开口问道：“此乃何地？我不会在龙宫吧？”

王安：“此乃大名府内黄县地界。”岳母重新睁眼，看着眼前场景，如梦方醒，不觉凄然泪下。

王安将岳飞抱起递给王明，扶着岳母出了花缸。王明说：“走，快回家！”王明抱着襁褓，王安扶着昏昏沉沉的岳母，一前一后往村中而去。

王明客厅。

王明妻子将虚弱不堪的岳母扶在怀里。一女仆对着喂热汤。王明、王安及家人站立一旁。

岳母渐渐清醒正常，看着周围的人问：“此乃何家？”

王明答：“此乃寒舍。我姓王名明。她是我的院君。他是我的家人王安。此地叫麒麟村。请问妇人姓甚名谁？家居何处？”

岳母答：“妾身乃河南汤阴县孝弟里永和乡岳家庄人氏。妾夫岳和，随抱小儿岳飞。妾身临产刚满三日，因遭洪水泛涨，黄河决口，田产房屋尽被冲毁。妾夫坐另一花缸被洪水吞没，其余家人尽被洪水冲走。妾身抱着小儿坐在缸内，淌到此地。感谢员外救命之恩，但我母子家破人亡，此地举目无亲，今后如何过活？”说罢，难禁悲泣。

王明道：“岳安人切莫悲伤，如肯屈就，就在舍下住吧。我家虽不富裕，然粗茶淡饭，还能让你母子温饱。”

王院君也热情相劝：“这里平日间少人同我相陪。你就住下，你我姊妹相待。平日一起说说话，少些寂寞也好。等岳公子大些再另行理会。”

岳母忙起身道谢：“多谢恩公，多谢院君！如肯收留我母子二人，就是



重生父母。”

王院君道：“休说客气话。王安，快吩咐家人打扫东厢房。”

王安：“是。”

（字幕）七年以后。

葱郁的山林。

岳飞身着略带补丁衣服，在山林间用柴扒扒林间的枯枝败叶。柴筐中装着大半筐柴草，看样子，林中柴草不多，岳飞虽然辛劳半天，仍然收获不大。他抬起头，扯起衣裳边擦汗边搜寻林间柴草，稚气的脸庞虽沾满污浊的汗水，仍显露出俊俏聪明。

不远处，七八个穿着鲜艳华丽的小孩在玩耍。一个是张里正的儿子张小乙，一个是李都头的儿子李小二。他们见岳飞进得林来，便齐声道：“岳飞，不要扒柴了，同我们堆罗汉耍。”

岳飞：“我奉母命打柴，没工夫同你们玩耍。”

张小乙：“这是我家山林。不陪我们玩就别想扒柴。”

李小二：“什么母命公命，不肯陪玩，就要你的狗命。”说着，上去就敲岳飞一拳。

岳飞：“各位哥哥，我今天实在不能相陪。改天再说吧。”

张小乙：“你不陪我玩，我小爷陪你玩。”说着，一脚踢向岳飞。

岳飞被激怒了：“各位哥哥若要无理，我岳飞也不是怕人的。”

李小二：“你不怕人，难道我们怕你不成？上！”七八个小孩一齐上前，把岳飞围在中间。

李小二道声：“打！”几人同时扑上，把岳飞按翻在地。岳飞试图翻身起来，却被李小二指挥，有的按手，有的按脚，有的按背，将岳飞死死按在地上。岳飞试图挣扎，却被死死按住。情急中，岳飞暗中运力，两手突然向上一翻，两人同时被掀倒。岳飞顺势一用劲，其余几个亦翻身倒地。岳飞顺势起来。

李小二见状，又指挥众人：“上！”几个小孩，再次向岳飞围拢，你一拳我一脚。

岳飞左遮右挡，忍无可忍，说了声“休怪无理！”左手一拉，张小乙和李小二便倒在地上。其余几个仍围住岳飞不放，你打我踢。岳飞右手轻轻一拉，两三个小孩相继趑趄几步倒在地上。岳飞趁空抽身，背起柴筐拾起柴扒，说声“失陪了。”便从容往山下走去。

后面，几个倒在地上的小孩伸脚蹬腿，哭啼耍赖，不肯起来。李小二从地上爬起，对张小乙道：“这小子，人不大，为何有如此大的力气？”张小乙道：“我也不料这小子有如此大力。待几天再约几个有本事的哥们好好教训他！”

夕阳西下，照着苍茫的群山，照着渐渐远去的岳飞背影。

岳居小院。房舍简朴，窗明几净，充满恬静气氛。

岳母衣着朴素，慈祥庄重，气质可人，手拿针线，倚门眺望远处。看样子，她盼岳飞回来已有多时。

最后一线夕阳被山峦吞没。山路上，岳飞步履蹒跚。

岳居小院。岳母将放在锅里煨热着的饭菜揭开看看，然后走到灶下，添上一把火。

暮色渐渐降临。岳飞从田间小路上走来。

岳居小院。岳母在客厅灯下做针线活。她一手举针，一手穿线，左穿右穿，总见困难。

岳飞手拿柴扒，背着大半筐柴草从外回来，见岳母穿线困难，忙放下柴草，走上前去：“娘，让孩儿来。”边说边接过针线，轻轻穿好，递给岳母。岳母起身爱怜地摸着岳飞的头说：“快去洗脸吃饭！”

趁着岳飞洗脸功夫，岳母已摆好饭菜。母子二人相对吃饭。

岳母：“儿啊，往天打柴，早早回家，柴草一大背。为何今日回家又迟，柴草又少呢？”

岳飞：“娘，今天李小二他……”欲言又止，面显难色。

“他怎样？莫非欺负你？”

“……没有。他家山上柴草很少。”

“柴草不好打，就不要去了吧。今天王院君过来说，她家的孩子王贵，张员外的张显，汤员外的汤怀都是上年龄了，想请个先生教书，叫你也去陪他们读书。”

“我不去。娘年纪大了，不要再做针线活。孩儿每天都去打柴草，换点油盐过日子。”

“不行。你得去读书。人不读书，如何知书识礼，如何报效国家？这几年，多亏王员外一家救我们母子不说，还划出小院让我们母子安居。每月柴米油盐，差人送来。为娘实感大恩难报，日常闲着，做点针线卖，尽量减少人家负担。你已七岁，该读书了。为娘的不但不能再让你打柴，还得多做点针线活，积攒点银钱买书买笔请先生，供你读书。”

岳飞想了想说：“娘，我柴也打，书也读。书笔纸不用买，先生也不用请。”

岳母：“我儿有何好办法？”

岳飞：“白天打柴，晚上读书。娘识字知书，就当先生。”

岳母笑笑：“这倒好。哪来书呢？”

岳飞：“王员外家有的是，边学边借。”

岳母：“那笔和纸……”



岳飞：“那笔和纸嘛……”他神秘地做个鬼脸，“娘，我肚子饿了，吃了饭你就知道了。”说着，埋头大吃起来。

岳母投去慈祥爱怜的目光。

小河边。圆月东升。河水静淌。柳枝轻拂。

岳飞就着一个畚箕取沙。取满了沙，又利落地攀上柳树，折下几根柳枝。下得树来，做成笔的模样，插入沙中。

岳居院。

岳飞端着沙快步进来，放在桌上：“娘，孩儿将纸和笔‘买’回来了。”

岳母从屋内来到客厅：“儿在哄我，纸笔在哪儿？”

岳飞将沙倒在桌上，用一木片将沙轻轻刮平，将柳枝握在手中，在沙中随意划上几划，划痕清楚可见：“娘，看，这不是纸和笔么？连墨也不用磨呢！”

岳母满意地笑了：“我儿聪明。来，娘马上教你。”随即接过柳枝在沙盘上写下“岳飞”两字，教读道：“岳飞。”岳飞随着岳母手指念道：“岳飞。”岳母继续边写边教，岳飞边学：“字鹏举。”

岳飞突然问：“娘，鹏举是何意思？”

岳母：“鹏，是一种长着金色翅膀的很大很大的鸟。举，就是高举，高飞。你爹爹给你取字‘鹏举’，是希望你长大后像大鹏金翅鸟一样，志向远大，展翅高飞。”

岳飞：“何谓志向远大？”

岳母想了想：“志向远大，就是替国家去忧患，为百姓除痛苦。”

岳飞：“百姓有何痛苦？”

岳母略作沉思，道：“百姓有饥寒之苦、天灾之苦、人祸之苦。”

岳飞：“饥寒之苦，我已领受，那何为天灾之苦？”

岳母听岳飞此问，脸上露出犹豫和哀伤的神色，犹豫片刻，缓缓言道：“儿啊，我们就是受天灾之苦，才流落于此。”

岳飞：“娘，我也不时听王贵兄弟讲，我们是因黄河水灾，家园毁坏，被洪水冲至此地。我老家究竟在何处？爹爹今在何方？几次想问，怕惹母亲伤心。今日望娘能尽道其详。”

岳母抚摸岳飞的头，沉重地道：“儿啊，娘因你尚年幼，不曾告诉你。今日既然问起，我就讲给你听——

“我们祖籍在河南省相州汤阴县孝弟里永和乡。你出世三天，黄河决堤……”

随着岳母的讲述，画面出现黄河泛滥情景；岳父、岳母坐花缸随波漂流情景；岳父被洪水吞没情景；岳飞母子被王明相救情景。

听了母亲讲述，岳飞问道：“娘，朝廷为何不整治河道，反而任其泛滥？”

岳母：“我大宋北方，有一个国家叫辽国。两国原来就像一个大家庭中的两弟兄，和睦相处，后来辽国逐渐强大，就有进犯我大宋之意。我大宋同辽国战争不断。朝廷花费许多人力财力在保国安邦上。”

随着岳母讲述，画面渐次现出宋辽两国战火纷飞，百姓遭受战乱流离失所的情景。

岳飞听罢，道：“母亲，这战乱就是你说的人祸？”

岳母：“是，战乱，就是人祸，但还不是全部的人祸。”

岳飞：“娘，国家又有何忧患呢？”

岳母：“国家内有忧，外有患。内忧者，如风水虫等天灾，匪盗抢掠，官吏奸佞贪枉等人祸。外患，即边境国家不睦，金戈烽火。除辽国外，北方近年有一金国，金国也像一个大家庭中的弟兄，和睦相处，互相联合起来抵抗辽国的进攻。近年来，辽国逐渐衰弱，金国又日渐强大，对我大宋，也虎视眈眈。这些年来，战乱不断，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你长大后，就应立志气，保国家，卫黎民。”

岳飞郑重地点点头。

山间小路。岳飞背着满满一背柴往家走。

岳居院。圆月中天。岳飞母子捧书于窗前，岳母边教，岳飞边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又一个白天。岳母在飞针走线。

又一个晚上。桌前。岳母在教岳飞写读：“忠孝礼节。”然后刮平沙盘，再教读：“信义和平。”

岳飞：“娘，何谓忠孝礼节？”

岳母：“忠，就是忠实、忠诚。人生天地间，至要是忠。要忠于君王，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孝，就是子女要顺从父母，尽心奉养。礼，就是说话行事要符合君王和朝廷制定的法度和规范。节，就是做人要有骨气，要有好的操行，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孝礼节是一个好儿男应有的品质。”

岳飞：“娘，如何才能做到忠孝礼节呢？”

岳母：“飞儿，其中的内容很多很多，待娘以后慢慢给你讲吧。”

画面渐次现出：岳飞在山林间使劲捆一大捆柴草，累得满头大汗；岳母在集市上出售针线活；岳母在集上店内买笔墨纸张；岳飞在灯下专心读书，用笔认真写字。

冬季来临。岳飞穿着冬衣，在桌前练字。片刻，停笔呵手、跺脚，显然感到寒冷。桌上，摆着一摞书和岳飞练字的纸稿。片刻，岳飞重新握笔伏案



书写。一行“男儿当立报国志”稚气清秀的毛笔字在岳飞笔下渐渐现出。字幅由小而大，遮至画面。

王明后花园。花草亭廊。假山池水。花香蝶舞，春意融融。

百花亭上。王贵、张显、汤怀三个七八岁小孩一身富家子弟打扮，聚拢在花亭上，似乎在商量什么大事。

张显：“王贵哥，听我爹爹讲，要请个什么周侗老儿来教训我们，果有此事？”

王贵：“此事不假。昨天你们爹爹同我爹爹已在我家商定。账馆和这老儿的住处就设在这花园侧面。”

汤怀面带忧色：“听说那周侗老儿过去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师父，厉害得很！”

王贵对此毫不在乎：“我爹爹以前请的先生不厉害么？哼，不出三天，他才知道我们的厉害！”说罢，将张、汤二人招呼围拢，咬一阵耳朵。二人会心地点点头。

周侗帐馆。周侗端坐在先生台上，精神矍铄，气质文武兼备。一看就是满腹经纶，性格豁达之人。馆堂四张书桌，前后两排。王贵、汤怀前排。张显后排，空一桌位。

周侗神色庄严：“老夫姓周名侗，陕西人氏。奉三位小官人令尊相请，在此设帐。各位务必尊师重道，勤勉攻读，立志成才，报效国家，成就功名。现在我认识一下各位。”说着，眼睛扫视下面，问道：“谁是汤怀？”

汤怀：“学生——在。”应罢，他鄙视地一歪身子。

周侗：“谁是张显？”

张显：“学生——不在！”应罢，他做个鬼脸。王、汤、张三个同声大笑。

周侗不露声色地指着王贵问道：“想必你就是王贵了？”

王贵：“明知故问，多此一举。”说罢，他起身一跳，坐到课桌上。

周侗胸有成竹地走下讲台，来到王贵身边：“习文要懂师道。”

王贵讥讽挑衅道：“尿道？什么尿道？”随即起身，倒背双手，装出一副书生气子的样子，边踱步边道：“尿道者，拉屎之道也。何为拉屎之道？屎肠也。屁股眼乃屎之出道口也！”说罢，哈哈大笑。

周侗仍不露声色道：“莫要放肆，尊师重道，乃学生斯文之根本！”

王贵冷笑道：“管你尿道尿道，我的厉害你还不知道！”边说边向袜统内一摸，抽出一条铁尺，望着先生头上打来。周侗眼疾手快，头轻轻一侧，一手接住铁尺，一手将王贵一拎揪倒在凳上，取过桌上戒方，在王贵屁股上就是一阵狠打。边打边道：“我先打烂你的尿道，再教你何谓师道！”

张显、汤怀在王贵摸铁尺时，正要摸尺，只见周侗轻而易举制住王贵，知道这个先生比往昔的大不相同，只好暗暗把准备的铁尺摸出放在书桌抽屉